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漂海女

Piaohainv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漂海女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海女 / 庄杰孝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88 - 9

I. ①漂… II. ①庄…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906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马合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5 字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方 文

和风熙暖的仲春,我和著名海岛作家庄杰孝的信件往来中,他向我笔述了这样一则往事。多年前的浙江洞头岛小文岙的粼粼海域,浩浩海风荡起了白熠熠的漩涡,卷得一艘二十多吨位的双帆哈背船团团打转。在帆船当渔民的庄杰孝,冷不防被黄帆卷进漩涡,在黑黝黝的恶鱼追袭中,在银蟒奔窜似的涡流席卷中,沉浮拼搏,向远处的秋菊金灿的海岸泅游……

海岛作家庄杰孝的人生和创作,同落海一般历尽艰难坎坷,他捕过鱼,和风浪进行过生死拼搏,后来长期在东海南部的洞头列岛担任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区委书记、镇长,曾是全省年龄最低的县委常委和团省委常委。还在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工作过。后来,被无端挤任基层文化单位职工,但他不计脏活累活,埋头苦干,积极工作,努力辅导大批业余作者,繁荣海岛文学,个人艰难创作,出版发表九部长篇小说,三本中短篇小说集子,十多部中篇小说,四百多篇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散文诗等,计四百余万字,一时蔚为壮观。多家省以上报刊和文学组织为他发表评论,举办庄杰孝海洋文学现象作品研讨会,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等等。

辽阔的海洋,造成庄杰孝海洋文学的广阔。作家的作品的人物画廊,有白发苍苍的老渔翁和老渔婆、古铜色皮肤的壮年咸水人、英武的青年闯海男女,数百成千,林林总总。作品描绘的海域,有漫漫远洋、澄澄海湾、巍巍礁屿、黝黝海底、幽幽石洞、艳艳海花……作品的时间跨度,上溯百

载,中达现实,下及未来。他写的无数海景,有多妍的珊瑚、斑斓的彩贝、绮丽的海市、变幻的雾气、啼鸣的水鸟、跳跃的海兽。古远故事、当今画面、未来观照、世界明暗、历史曲折、生活的多难,无不融进作家庄杰孝创作的海洋文学中,挥发出令人亦歌亦泣的作用。

大海的深邃,是对海洋文学深刻性的苛求。庄杰孝努力发掘文化的底蕴、历史的沉淀、人物的心灵、阶级的灵魂、心和性的碰撞,以艰难地完成作品的深刻。长篇《跌落海啸的窈窕女》里的导致海洋儿女灾难的现实歪风,长篇《台风》造成海上小社会崩溃的生活因素,长篇《海魂》鞭挞的培养海盗的旧社会首恶,短篇小说《兽人和人兽》描写人的兽性和兽的人性,《死亡花样》挑出的死亡风景,中篇小说《珍珠洋渔场》抒发的飘荡的魂魄,中篇《家庭》显示的维系旧传统的文化的破灭,《珊瑚花》绘画的海上生灵的美性,散文《两岸风景》深入渔家儿女的心态风景,散文诗《海市蜃楼》抒写了人的最美的希冀,诗歌《桅杆》扩展了咸水汉的英勇魂魄……总之,庄杰孝运用多彩的漂海经历和生活阅历,以深刻而多变的主题,赋予自己的大量作品的思想深邃性,因此具有文学生命力。

大海塑造了庄杰孝,作家也凭据大海创作出具有独特文艺特色的海洋文学。大量作品中,他运用飘散着鱼虾的鲜香气和海的咸腥味的渔家语言,构筑美丽又奇异的海洋语言形象,粗描数百载风风浪浪的海洋生活画面,细绘浩荡千里又奇丽变幻的水涯景物,叙述茫茫海域的惊心动魄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塑造渺渺器器的海涯里的孤独漂泊的渔家儿女,并在其中渗入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争妍的诗情文韵,挥扬或尔温馨或尔汹涌的海洋氤氲,显示时而黑器器的孤独时而鲜艳艳的向往,构成了被文学界赞誉的特色,成为颇有影响的庄杰孝海洋文学现象。

庄杰孝的颇有影响的海洋文学作品,是经过现实的严酷的检验的。作家居住在东海南涯小岛,在没有多少作品问世机遇的情况下,持着顽强的意志艰难创作,长年累月不停息,以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纪实文学、诗歌、传统诗词、故事、剧本等多种多样的体裁,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发表出版,证明作品的广泛的生命力。以他主要写作

体裁小说为例,北京出版长篇《女海盗》《苦雪》《海洋倩女》,天津出版长篇《漂海女》,香港出版《海莲花》《珍珠》,海南出版《海幽灵的哭笑声》,四川出版《神秘的海洋》,甘肃发表《大海的故事》等中篇,武汉发表《红章鱼》,宁夏发表《汹器的海洋》,福建发表《遥远的渔岛》,陕西发表《海幻》,上海发表《燕鲛》,湖南发表《斗鲨人》,东北发表《东海渔夫》……大量的小说,正是作家的海洋文学作品被全国各地文坛接纳并得到弘扬。

目前,长期的创作的折腾、生活的劳作、工作的艰苦,使庄杰孝身患疾病。但他正以巨大毅力写作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我们期望,或一年或数载后,作家能得到组织的援助和社会的支持,使佳作留世。

目 录

序 / 方文

1

孤独的水魂

1

漂海女

165

孤独的水魂

第一章

黑嶙嶙雄巍巍的望夫礁，孤单地耸立在汹腾腾的东海深处。忽掠掠地逃上望夫礁的姑娘番姬，快被沸沸涌涌扑来的海涛卷没了！

从黑礁四周向浩茫无垠的远方伸展的大洋，纷纷纭纭地跃起旷古罕见的白毛浪。遥遥茫茫的远海，白毛浪如海兽的白额从蜿蜒弯曲的水平线星星点点地浮起来，犁过绿闪闪的浪山暗幽幽的水谷奔向黑礁扑来，越接近黑礁越显得庞大而壮观，浑身的浪丝如银闪闪的兽毛飞扬起来，浪丝越扬越密越飞越长，有的伸进了低空的灰黑翻滚的云团中间，就像云团里藏匿着无数神奇鬼怪的天仙，在狂风翻云里朝大海撒下密麻麻的银丝似的钓线。

片刻间，白毛浪聚集到望夫礁四周了，就像猛恶的海兽蹬海跃起，昂首挺胸地扑击着望夫礁，狂张的咆哮声震得黑礁阵阵颤抖。它们背后的广漠洋面又奔来一群比一群更加庞大的海兽。

这种白毛浪是涨潮汐激起的，随着海的升腾浪的跳跃，望夫礁像块陷进底部幽深的泥淖的黑石柱，越陷越深了，连原先穿云破空的岩巅也快要没进浪丛里了，浪丛的水丝像一张张银网罩在岩巅上。站在岩巅的姑娘番姬，在奔腾跳跃的兽群般的浪头中孤独地颤抖着，在天空飘洒下来的水丝网的笼罩中忽闪晃荡着，眼看跟着望夫礁陷进水里了！

这是一九六九年的仲秋时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早已在大陆各地如中秋的潮浪，轰轰烈烈地涌动着。祖国旷远而荒芜的东海南涯，此时也受到其余波的泛滥。番姬姑娘是啼鸥岛人。两千年前，渔岛住满了从大陆战场溃退下来的胡宗南部队官兵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那时，还在渔舟上待嫁的母亲，看到如潮的逃亡者涌上渔岛时，有个男青年从交通

船上被人潮挤落大海,被倒卷的海岸浪拉向外洋,竟然没有人管他。母亲出自善良的怜悯心,驾渔舟穿波击浪,甩鱼钩钩住落水人,把他拖上船。在这以后的风器之黯的昼夜里,两个年轻人像孤单飞海的鸬鹚栖息在渔舟,成为形影不离的情人。几个月后,母亲怀上了番嫗。那青年是个形貌奇特的人,形象健壮高大,肤色粉白如玉,双眼灰仁绿眸,鹰钩鼻,红卷发,说普通话时生生硬硬,讲一种叽里咕噜的“番话”却流利如泻,渔家人询问他到底是哪国人,他缄口不说。渔家人怀疑他是外国人。

渔家人叫外国人为“番人”,也把他叫作“番人”。那是个灰黑森冷的夜晚,解放军轰击渔岛的枪炮震天地地怒吼着。国军官兵潮浪似的挤上几条机帆船,准备向台湾海峡方向逃窜。番嫗的母亲拉着情人,“番人”泣诉道,自己也不想抛下她和没有出生的女儿,逃离大陆以后,自己死也不会忘记她们,有朝一日还会来照顾他们。在撕心裂肺的哭声里,“番人”的船只没进黑蒙蒙的夜海了。

番嫗出生后,母亲再没有出嫁,母女俩如两只在黑海暴里翻飞的燕鸥,淋够了腥风咸浪,母亲因为有一段和外国人结婚的历史污点,政府不准她出远海捕鱼,防止她叛逃寻夫。她把祖辈传下的渔舟变成交通舢板,在僻远的海涯渡口接送客人,也承接一些载鱼运虾的业务,聊以撑家度日。

番嫗慢慢长大了。父母的优点全部集中在她身上,身材比东海渔女更加高挑健美,脸庞类似鲜艳的白俄美女,肤色白得出奇,黑亮的眼眸微微地闪着绿彩,满头金彩灿灿的金丝发。这“番帮美女”的形体内,却蕴藏着汉家女的性格,文静娴雅,孤僻寂寞,渔岛人原先唤她“番女”。她在渔家中学读书时,教语文的老先生说她文静美丽,把她改名“番嫗”。

县水产局在啼鸥岛举办了一座中等水产专科学校,专门替东海涯渔家培养掌握现代化捕捞和养殖技术的人员。母亲身体不好。番嫗中学毕业后,报考了这座水产中专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照料病弱的慈母。

正当她快毕业时,多年杳无音讯的父亲,突然通过渔岛政府,向番嫗母女捎来了信件。父亲在信里说,他逃离大陆后,在海战里身负重伤,一

直靠政府的救济过日子,所以没有脸面寻找番姬母女。近年,一个偶然的社交场合里,父亲认识了一个同种族的白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在菲律宾拥有远洋捕捞船队、水产品加工厂和数百万资金,带携父亲到菲律宾,让父亲经管一方事业,使父亲发了大财。父亲觉得有能力荫庇妻子和儿女,在发信的同时,向啼鸥岛汇来二十万元的资金,嘱咐母女俩一边好好生活,等候出国相聚的时机。

在贫困荒芜的渔乡长大的番姬,天天看到的是茅屋住人破船漂海的景象,潮来吃鲜潮退点盐的生活,甚至还有棕蓑挡浪破网御寒的渔家。毕业前,她动员了母亲,告诉负责学生分配的水产局领导,反正她会分配到水产捕捞船队,她决定捐献父亲汇来的大部分资金,建造一条远洋捕捞船,吸收贫苦的家乡渔人当老大和水手,帮助渔乡打翻身仗。审查她的要求时,“文革”运动开始了。水产局头头联系到她父亲是“番帮人”,她建造大型远洋捕捞船,很可能想在祖国海涯搜集情报,然后驾船叛逃。她刚刚从银行提出造船资金,水产学校却成立了“番姬叛逃专案组”,两名专案人员四处寻找她,准备将她进行隔离审查。

番姬获悉噩耗,慌不择路地逃到荒无人烟的跳鲨海滩,爬上跳鲨海滩伸进大海深处的望夫礁。凶猛的涨潮浪淹没了广袤的海滩,扑向高耸的望夫礁,把番姬困在危境中了!

这时,一种灼热的求生的欲望,如从冥冥海底破水而出的涌泉,在番姬的心海沸腾起来,瞬间漫覆了乱涛般的惊慌的情绪,以强大的力波向全身泛动,热血在涌动,筋条在膨胀,佝成海虾状的腰背迅速挺直起来,胸脯在突起,脸庞在高昂。

海也出现奇事了。一团团猛烈的白毛浪扑近番姬和望夫礁后,形态哗地拉长起来,如条条雪灿灿的银龙,头部拽着长溜溜的身子,顺着望夫礁外壁向水底扎了下去,那扬上海空的白水丝如银龙的尾毛拂动了几下,也迅即没进海里了。片刻间,漫长的白毛浪又从水底冲出来,朝相反的方向奔驰着,和外海涌来的白毛浪浪团撞在一起,双双粉身碎骨地溅射着天空。这情景,就像望夫礁海面变成向外排放着一种神奇力量的力场,而望

夫礁巅顶的番姬则是力源，她发出的神奇的力量，驱赶着前排的白毛浪返转身体，抵御着战胜着后边的恶浪，把恶浪迫得向远海退却着。

其实，这是东海涯从涨潮汐到退潮汐的转潮时刻的特有现象。原始的求生的意志力加上转潮时刻的海况挽救了番姬的生命。随着潮汐的退却海面的下降，番姬亭亭玉立在望夫礁的巅顶，越升越高，那居高屹立的健美的身材，挺胸抬肩的雄丽的气势，尤其是冰雕雪砌似的脸蛋，鲜艳如洁白的浪花，丰嫩像捏得出水，简直像一个浴水而出的美丽的龙女。

尽管退潮浪离开了望夫礁的巅顶，每当一阵强烈的气流呼啸着横冲过去，海面的一团白毛浪总像棉絮似的飞腾起来，并在空中被气流拉成飞跃的云兽，直朝望夫礁和番姬猛扑而来，番姬依然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随时都会被冲进汹涌的大海。

紧急关头，白漫漫的海涯，突地漂出一种被渔家叫为“摇鼓儿”的扁舟。这是海涯最小的船儿，专门替从远洋渔场回来的进港船做点服务工作，例如把进港船的水手载回家，帮助渔船运些鱼虾出卖，贴着渔船清洗船底的污泥，这类活计被渔家称为“奴才生意”，没有现金报酬。摇鼓船的“奴才”的伙计，只有看到渔人们笑逐颜开的时候，乘机向他们乞讨一些渔人们吃剩的鱼头虾尾，聊以当作自己度日的资本。摇鼓船形似乌贼鱼的树叶形的膘，没有杉木桅和风帆，前半截没有舱板，后半截有一座一立方米大小的船舱。每当夜深人静风狂浪器的時候，劳碌了一天的伙计把小船泊定了，钻进小小的船舱，因为伸不直身子而佝成一团，随着跳荡的船儿在舱里打滚，身体撞得船儿阵阵发响，犹如打鼓儿一般，故称摇鼓船。

从风浪里钻出来的摇鼓船伙计，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几个月前，他从远方海域漂流而来，神秘地出现在东海南涯，在啼鸥岛一带漂泊度日。他瘦长的身架略显佝偻，头顶乱发蓬蓬，又黑又长的胡茬，从右额角绕过腮帮和下巴，直达左侧额角，唯有黑闪闪的双眼、笔挺的鼻梁和赭红色的厚唇上面没有胡茬，活脱脱像只毛猴儿，被渔家戏称为“海猿伙计”。

他可是面丑心善的海猿，专门在狂风恶浪发作时徘徊海面，哪里出现

船翻人落水的险情，就驾着扁舟前往豁命抢险。渐渐地，他在这片海涯有了美女鱼似的好名声，人们总是竖起拇指夸奖他，把网里的最鲜美的石斑鱼黄花鱼马鲛鱼捻出来，满篓满篲地送给他。因此，他这个遥远海涯的陌生人，更勤奋地在东海南涯漂泊行善了。

此刻，海猿伙计像受到神灵的启示一般，驾着扁舟直射望夫礁。

望夫礁上的番嫗跳脚挥手地呼喊：“海猿大叔，快拢望夫礁啊！”

海猿伙计应道：“哦噜——”

摇鼓船拢近了望夫礁，番嫗纵跃而起，跳上了船舱。海猿望着番嫗满脸忧愤，说：“番嫗，你是不是受到追捕？”

番嫗的心窝一阵惊抖：“你、怎么知道的？”

海猿伙计笑着安慰道：“你甭把心提到桅梢尖了！我虽然不是救苦救难的普陀观音，也不是把人载往死地的贼船！今天，我到啼鸥镇买渔具，路过你们的中专水产学校，听到高音喇叭高喊要你自首的通令，才知道你遇到险情……”

番嫗的眼眶泛出热泪，一手抓住海猿伙计的手：“大叔，那你是有意驾船到偏僻海滩，看我有没有逃到这里？”

海猿的双手一颤，随即抽回去，说：“不不。你甭管是有意还是凑巧遇上你，反正，你放心乘船吧！”

海猿伙计盘腿交脚地坐在后舷船舱顶，双手抓住两支头部交叉尾板伸进左右舷外海水里的竹柄木架，两臂一推一拉地划着桨，摇鼓船像条跳波荡浪的鲫鱼儿，茫然地前进着。良久，海猿伙计闷声询问：“番嫗，你要到哪里避风躲浪？”

“？”番嫗的心里闪过问号，默然静坐着。她抡着泪闪闪的目光，凝望着家乡的海洋。

海面依然汹汹腾腾。数座绿澄澄的水山从海底拱出来，弧形的巔部越升越高，整座水山竟然在原地辘辘旋转起来。水山的旋力似乎强大无比，渐渐地，整座浩瀚的海面，那跳跃撕扑的浪涛，闪闪坠落的水谷，还有鳞片七彩缤纷的鱼虾，全都绕着那几座水山旋动起来。并且，整座海的旋

动越来越猛烈,由于漩涡海旋动的离心力,甩出了一条条龙奔蛇蹿似的水流,朝着四面八方纷乱地冲去,在这场壮观的漩涡海运动中,番娅的目光独独被一条虾儿吸引住了。那是一条稀有的五彩虾,腮部伸出几条沸沸扬扬的金丝须,头戴红彤彤的顶冠,多节的身体碧彩熠熠,扑扑弹动的尾部银光闪闪。它被一股强海流挟制着,在白花花的流束里昏头昏脑地乱冲乱跳着。

啊,我多像这条五彩虾儿,在这乱器器的形势中,哪里是安全的归宿?

番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她朝着远方的海涯寻索着。那里布满了雾气,仿佛高天飞下一条灰漫漫的纱幕,把水天相接的世界全遮没了。迷茫茫的雾幕里,一座座奇峰怪峦状的浪山轰然有声地涌出来,杂乱无章地奔驰着,犹如混沌世纪的造山运动,气势雄伟而磅礴,景象迷蒙而豁然。

顿时,一种如寒潮涌来的情绪,把番娅包裹在冷森森的氛围中,心在打着寒战,人瘫坐在摇鼓船舷帮上。

是啊,她这条孤单单的五彩虾儿,逃亡的道路如闯鲨鱼阵一般凶险,远方的归宿地似混沌世界一样茫然。另一种情景又可以想象到,学校造反派的专案组,正在满岛搜捕着自己,回到啼鸥岛,不啻是虾儿蹦进鳗鱼嘴,自寻死路!怎么办?

第二章

海猿伙计驾驶的摇鼓船,在海里漂泊了很多时间,同样茫然不知所措的海猿,自我呢喃道:“是啊,这样子漂泊也不是正事,万一专案组驾船出海追捕就完了。”他突然想起什么,问:“番娅,有没有人跟你合伙,共同计划建造远洋捕捞船?”

番娅仰起泪淋淋的脸,应:“有的。是两个水产公司的捕捞技术员,自告奋勇支持我,帮助我设计远洋船和创业……”

海猿伙计:“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董明，一个叫李季。”

海猿伙计的大手一拍船舷：“啊哟不好了。你们学校高音喇叭同时播放这两人的名字，也要他俩到专案组报到。我刚才还以为是其他案件里的人员，想不到是你的同案犯。”

番妮毕竟是姑娘家，心绪像一团乱丝，“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海猿伙计问道：“董明技术员和李季技术员在什么地方？”

番妮神情不振：“他们乘坐我母亲的交通舢板，到大陆滨海镇参观其他远洋捕捞船，不知回来了没有。如果回岛了，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

海猿伙计的双眼炯炯放光，窥探着大海。

摇鼓船在苍茫大洋漂泊着。一会儿，船只离开漩涡海，进入另一片海涯。风浪更狂猛了。一条条浪谷因为深邃而显得黯幽幽的，并且还在继续闪掠地坠落，犹如深不可测的谷底黑渊。扁舟如树叶儿飘入渊底，但见四周暗绿的水崖摩天高耸，倾斜的崖壁迅速直竖起来，以惊心动魄的声势向扁舟合围起来，仿佛要把它夹得粉身碎骨。番妮从小在海船里生活，经历过无数次狂风恶浪，今天不知怎的，面对着骇人的水崖，慌乱的情绪像电波麻痹着全身，木头人似的站立着。而这时，只见海猿伙计的双手筋条暴突，把双桨攥得咯咯有声，猛力地划动着，扁舟飞闪地漂上一条白色的急流，顺着急流的力量向前一射，哗地扎进一片悬崖般的水壁，从水壁的另一面斜坡上钻了出来。紧接着，雄伟的浪崖轰隆隆地没进水底，神奇古怪地潜到扁舟的底部，把扁舟直腾腾地拱上高空了。极目远望，漫无尽头的海涯，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旷古罕见的山的运动，一座座险峻高耸的浪峰从绿粼粼的海里拱出来，戴着白冠的峰巅刺向高远的天穹，仿佛要把笼罩大海的天顶拱翻似的。小船刚从水壁钻出来，番妮不知是被冰凉的海水浸湿了，还是慑于崇山峻岭般的海涯的气势，全身阵阵发颤着，软瘫瘫地跌倒在舱面，巡视大海的目光，显得迷惘、灰暗，那形态就像蛮荒山野中的迷路者，孤独而绝望地瘫倒着。

海猿伙计看了看番妮，像是朝大海倾诉又像是教训着番妮：“风浪是海里人的伴侣。风浪再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飘飞了搏海的魂魄！”他伸

手解开棕黄色渔衣的斜襟上的布纽扣，脱下渔衣，披在番嫫身上，“让身体和意志站起来，看看到了什么海区。”

番嫫的冷森森的身心似乎荡起一种暖气，慢慢站立起来，仔细一看，原来，小船漂到一处泥沙堆砌的险水区了。但见浅水里，分布着一堆堆黄糊糊的沙丘，有的呈圆拱形，有的呈金字塔状，有的如向远方巍巍延伸的山脉。小船的左右侧，是两条漫长弯曲的沙梁，沙梁夹着一条数米宽的水道，刚刚可供小船航行。

番嫫熟悉海况，知道这是啼鸥岛直通大陆滨海镇的捷径，虽然海底移动着搁船的沙丘，却比可供大船航行的深水道近多了。董明和李季乘坐的母亲交通舢板，如果还没有回啼鸥岛，可能会经过这条水道。不知是海猿大叔有意驾船到达这里，还是冥冥中的海神把小船推到这里？如果是这样，真神了！

一会儿，只听海猿向前一指：“啊，你母亲的船从滨海镇回来了！”

果然，前方水道，番嫫的母亲番嫫驾驶着交通舢板出现了，那竹桅杆上的风帆像棕红色的旗帜猎猎飘扬，长方形的舱面坐着两个年轻的捕捞技术员。

董明中等身材，微秃的额部高高突出，深陷的双眼闪着灵智的光亮，双颊却显得瘦窄了。

李季块头高大，天庭饱满，圆脸丰腮，神采奕奕。

交通舢板舵位，番嫫掌着舵。她四十开外，过早地衰老，黝黑泛黄的老脸细纹密布。眼角的纹沟似鱼尾，鬓角银丝参半，拂拂扬扬。但那细挑的身段，长圆形的脸儿，显示着当年的婀娜多姿。

两条小船迅速拢近了，番嫫急巴巴地喊：“阿娘，快驾船漂外洋，专案组追捕我们呢……”

交通舢板上的三个人，听清了事情的经过，惊得面面相觑，番嫫应道：“孩子，你也回到自家船上吧。”

海猿应道：“不用了。你的船也是小不丁儿，人载多了，速度慢。我载番嫫到外洋。”